

卷之四

自娛集卷之十

長洲俞宛綸君宣著



尺牘

與郭履台

重感多情深慙薄倖惟此嬾骨不揜素心或可
見賞於年丈耳相商之事幸彼此親知可無終
訟恨弟行迫未覩成議真一步一牽情也弟與
載夫直是夙世天倫非是今生交與敢云一貴
一賤却已一死一生若不自盡於當年何以相

自如集 卷十
逢於地下滿腔熱血多所幽懷所恨人微井救
無補興言及此按劔茫然儻荷年丈素入寶山
時結此方便局使周與年丈永切九泉之感弟
與潘衛母結千秋之讎全在此舉弟豈徒有胸
者萬一潘兄因薄面而中止之則弟未盡之春
秋尚可効他年之牛馬使人見德於生交易使
人爲惠於亡友難而感之深淺因之矣萬惟垂
慈力解其圍臨穎跽禱

與吳

備承款曲過勞過費來而不往感愧不禁親家
乃古心人不善爲時好然率直任性亦受侮之
端不妨與里中稍與親睦每於未事之先甘受
小虧毋待臨事泥補也弟見親家凡相與親友
赤心者無多指屈唯張挺之兄不顧利害爲謀
獨忠真天下熱腸人也弟遠違左右一切家務
無可相托惟此兄能以弟之心爲心以親家之
事爲事相與朝夕不特舉業可以相長且緩急
可與相商弟得安心遠遊無煩挂意者全賴有

此豈惟來歲直當久處豈惟久處更當久敬人
人有心各懷知己之報特患無知己耳千萬留
意勿忘鄙言端此奉懇不盡

與陸觀卿

初選時相知皆爲弟皺眉謂作縣甚難那做得
過今乃知並無難事亦並無別法唯日與門子
勾肩搭背嘻嘻哈哈呼徒拍笑而大治矣剛剛
湊着我長技至樂也若退堂時門子不在眼前
則唯閒坐一室想陸觀卿近來碁子可能畧畧

長否見了門子弟既得意想了觀卿碁子弟更
得意別來之况如是不敢不寄言慰兄遠念也
寄令兄無他語但改爲閒坐一室想陸元來近
酒量何如便是寄令兄柬矣老伯晚福益茂奉
懷之情滿胸而苦爲莊語寧失通問幸爲談及
與方孩未

幾個春來無淚痕千古斷腸語寧我腸斷勿斷
人腸以我輩人令人作妾薄命詞使後人腸斷
奚以我輩爲矣弟扇頭二詠一麗春詞一傷秋

自好集 卷十
語也唯兄知情唯弟愛情敢爲人作樓東賦乎
正遣人來乃兄惠至卽以附去如新詩嗚咽不
能展觀容且屬和

與孫蘓門

夢想周原博無虛夜無虛刻也賴有子慎惠贈
停雲一帖帖有亡友手書數字又一小圖書記
乃原博病時偶寄弟匣中者今雖劇冗必携此
二種以出入每兀坐呆看不聞旁語願子慎只
以弟之思亡友者思其親只以弟之望猶子者
自爲望惟兄善勸勉之弟今猶然寒士以此得
不俗然一飭之報多所違心不獨於知己所欲
報者以歲莫爲期而子慎四十金尚欲緩至來
歲幸道鄙情感兄念兄一年如一日千里如面
對又非短簡可述

與尹慧生

兄窮乃益豪知有日送窮去目下則奈何天不
能愁兄而愁殺兄之知己空愁徒抱無乃以見
情愧負知己名耳弟耻爲罄折不奈牢籠輒於

禮法地故出狂態爲走別徑計而竟不見許於
上下以鐘鼓文繡樂鸚鼠駭而思逃且盆繫若
惱之况太淳畧識之然但謂野鹿之性不堪拘
檢耳夫拘檢良苦而牽情處乃在故人故人而
弱冠時交者爲甚當聚首時平平矣一有別離
衷情無限情積而不能吐兄自喻之別後何處
焚脩幸兄作丈夫氣勿戀戀舊歡舊歡者誰與
兄同病相憐之密底也窮官無以爲贈聊以微
物件緘毋罪寡情

與徐日方

兄去乎其夢乎聊說夢於越吟之顏可以留嘉
話可以續斷魂風前三歎雲外孤期脈脈於此
臨書廢筆而寐希復有此夢也

與宋汝章

月映盆中天邊在手人映心坎千里在面如情
蹤之常靠聚首則人生離別更苦矣弟一入藩
籠欲脫而不得清夜靜思不禁狂笑本是極放
浪人乃爲此大煩惱事去春姚孟長臨別囑弟

云切勿以冰首藉爲冷淡今始知弟之自愛不如
良友之愛我也御下不可無疑弟病處在不疑
然每與不必疑者過疑與世不可當激弟好處
在不激然反于不當激者過激非大無心機則
太用性氣與官之要訣恰相反明知前途必無
佳味只博得與知己相違是何筭計也夫仕宦
者人見之若在上有一舊笑話云一人遇虎
躲在樹頭虎舐斷樹人落虎背虎負之而疾走
旁觀者相訝曰此是箇仙人其人云汝不知仙

人肚裏好苦也相別不久忽臨考矣考事一過
又臨場矣兄且暫賈餘以決之意勿以且戰且
却當之據弟看兄斷非老於此者卽終困豪傑
亦強至來秋以定行藏何如卽君非不進矣然
就此三作見其胸中當浮游而少沈摯今歲可
望八九倘弟可緩頰處不妨與太淳仲先相商
可便宜行事旣行而示後報可耳窮官無以伴
緘惟有拙稿一集佳墨四笏寒酸可掬知兄能
諒

又

感兄情別惆悵淋漓他無留贈之言微恨舟中
郎君不在使弟滿懷勉語不能面勗面勗亦無
他說總之功名固有數讀書亦甚難有志之士
苦無好筆端靈秀之士亦苦無好緣法天與之
資父母與之閒家與之溫飽身與之無疾病如
此而自廢何以子爲何以生爲矣

復崔連嶽

別後情味蕭蕭胸懷悶悶交知落落政務離離
僅無玷知己耳實無可述於知己者年兄愛而
忘醜頌而忘規醜愈形而規乃至感可知也三
年之間二毛生半齒齟百愁聚非復昔年狂奴
矣得於都中憶起昔年境况忽有生氣乃復接
手翰兩腋風舉遂再見本色神哉我兄何以知
弟之頹頹而出我於焦火也片紙霏屑百疊瑤
剪照人心顏沃滋肌骨每舉一觴叫兄不已獨
飲添膏恍對夢寐所鬱忡於懷非酒力可遣者
則猶子之誼何在終天之感未分念及此而投

自妙集 卷十
杯四顧無隙自容耳冗次草勒言謝殊未盡思
不勝瞻企

與馬心劬

奉違三秋風期遙訂依戀之私每於名聲所通
快然慰釋若弟骨癩而材下畧無可述於知己
者奈之何弟僦館春明凡同籍而天涯者強半
聚首眷懷如玉於焉倍至會有敝媼談卿蒼頭
之便率附八行馳候台履一紙銜風神與俱去
千山雲黯更爲邑邑所望年丈以寧失不經之

心廣之死致生之事以活人一命作頌號千珠
無寶山一入此芻蕘之獻在年丈固已行之矣
談卿爲不肖瓜葛方愛莫爲援乃又年丈犬馬
適天假之緣一莖腐草俛傍春谷溫風陽煦欣
受榮滋上之人左顧左重右顧右重無窮在年
丈一指顧間凡可垂情百惟推愛彼荷二天卽
弟仰再造也

與陳玉海

別兩周序尺素未將情篤而骨癩知己之味固

自有真耳去冬曾辱遠書雖無多語恍如晤言
別離之愁藉以差解弟兩年來無可慰懷之事
惟唐人傲吏閒齋困獨眠與朝看飛鳥暮飛還
二語稍與莫逆客車如蝟不問姓名拜跪如奴
視爲俳戲身在浪淘風簸中情在烟駕雲裝外
是可爲知己道耳弟入都不遠屈指晤期欣然
起舞凡貴省貴榜貴部諸公從北而南者鉛霜
未卸卽叩問起居皆言萬福深以爲慰終以未
達一函爲快快適有家兄便草數行代候儻以
通家之好不惜一見寵藉無窮餘留面旣

與同年某

每於月底花前言念風采言念款誼獨步百迴
渺焉神往及逢驛使動筆寫懷輒未數字而裂
紙嚼去蓋臨風靜想之神過於晤對巧於夢寐
纔落筆而真失耳年丈雅愛吾書弟不能謙惟
感年丈雅愛吾書爲知己乃別來潑墨數升盡
歸椽曹兩廊架上與屋梁塵宰堵雨絮結爲團
而竟以歸鼠之腹架上者之薄命與愛者之有

情相憶而緣淺可歎也然機緣雖淺作合有神
長夏初秋間願以新作草書數箋以當長安蕙
纒之贈恐費相思先因家兄道經之便以爲作
合之媒家兄名某倘不揣投刺幸門者進之彼
無他腸但於都中敝止每以辱顧時曾望顏色
別來瞻戀無已於懷耳彼臨岐受緘躍馬而北
弟深羨之美其見年丈之早於弟也春雲引思
谷鳥牽愁遇有青鴻幸有以慰

與徐大治

落落睽違依依注戀千里同晤言三秋一彈指
心神綢繆夢寐勿替自得金玉之教萬千款愛
有逾天倫每對敝年伯余泗老臨風馳睠各述
奉懷之情輒爲移晷奈奉懷雖殷病嬾疏候心
期良不在是卒亦無以自表茲啓敝姻家闕嘉
璉爲通州衛幕雖小吏而自愛雖風塵而古心
昔年嘗有恩於綸久懷報以無地長安多人未
易投肝膽者與其輕投於近交不如遠屬之知
已復天作奇緣有令弟立宇老先生以鼎望居

要地稍睇眄寒厓春噓鞠摩提携不能殫懇乃
托妻兄張涵吾袖入行代致翁臺以片言重而
逡巡躊躕實用自媿蓋綸之疎節曠禮如是而
往以妻兄相屬百荷垂情今復以敝姻求援尤
爲望蜀盡德竭歡殊非所以自處所恃以千古
情照亮于彤骸外而均感之私則未易輕吐也
臨穎不勝慙慙不勝倦切外書扇頭近作并寒
儉之儀以伴緘統惟照存

與徐大治

言念如玉幾番腸斷弟素有一癖性凡一處注
有便萬事廢棄自西安受事以來終日閉門漫
不理事卽或稍理焚如亂絲蓋爲注存年文也
甲寅秋曾有一極長柬托一過客奉寄其中曲
致相思可當面談今并此過客忘其姓名而細
味來翰知己浮沉可恨也仙御逗吳昌多日弟
正百病相煎甚有性命之憂簿書高束筆研欲
焚且千里傳言有謂已還楚者有謂不久來西
安惠訪者有謂卜宅閭城久居者遂視咫尺之

書爲緩圖而就意其皆誤也天涯久別恨不能
促羲和之足及此冬春間可得一快晤兼晤錦
瑟樓人而弟命涼薄遭逢違願年兄再淹苦塊
初容漫卜刀鐙蕭索都門黯然無色去歲聞有
惠訪西安之興懸榻以待乃有促至一詩片片
秋帆挂夕曛山深樹樹鳥呼羣多情惟有江灘
月未報來期日待君又有懷初容一詩相對香
齋綠正勻清歌送眼更愁人至今想起銜杯夜
猶帶長安二月春今人事多舛兩詩不靈不能
爲星媒月證便嚼碎付濁流矣金元甫文真弟
一流人物弟藉交契已註金蘭簿中晤元甫面
讀年兄書作初容想四人促膝邸中矣敬此慰
謝涵吾內兄再遭災惑之災昔年燼餘今盡燼
矣報施善人蒼蒼何意可爲破屣而歎奈何

與王存韋

遠客頻年鄉思孔切跡疎修候心邇奉懷隨鳥
雲迷因風夢寄但鱗羽之途欲斷而嚶鳴之好
猶陳非照心如丈不能信也邇來弟之所處稍

勝屯年然知足之念聊以自娛而不足之形實無毫補所藉後人不薄而郎君近况却復何如以彼聰明絕人何不可就而骯髒天資屑越良日問年不幼問業多荒弟嘗于家庭間興言記性作性公烈過我遠甚而放心知求力軌于正潛神得趣銳意鑽思則我過之是以將來之數不可知而目下之成吾已奏此雖燕閒浪語而于郎君却中病原敢錄以贈以劇冗不及柬致亦所欲致不外是也蒙彼縟絺君子偕老雙修

雙壽福祉如茨燕賀翩飛兕觥遙舉江蘋之獻聊托遐心

與鄭

據此深山合此情友晤言歌嘯皆名業矣享用過侈羶俗將及回首茲樂邈不可問慎勿輕放過也選詩樂府槩多麗句就中新險幽陰之處願慧指一表章之請以一月爲期容面謝

與李君仁

新詠大都風瞻就中幽異可思及秀麗駢偶者

仍以句字牘字標出
可作一清供幸勿嫌

唐詩品彙狀長夏
為期容謝

與張侖峯

黃必顯雖過時花風神故翩翩也相失數年一
朝把袂恍然夢中兄真情人作此情緣彼此均
感矣春集釣鼇亭作節山游別因有一詩相餞
亭在鼇何在千年釣不休濤光星餌動塏影月
鉞浮膾出江妃手酤來海市頭送君分一箸直
飽到壺丘既作此詩忽忽且半年矣風光惱人

奉懷無賴不謂考成之事兄先著鞭又不知晤
歌何時矣

與姚孟長

再客太末善病如初門閉多而開少枕就多而
推少風光欺髻每鏡自驚山櫻野蕨之思無日
去念別後情悰畧槩於此適有一函語懇兄兄
須立許此中道尊陳礪老乃異度故交為其子
求春秋師以謀於弟弟謂安得姚孟長樂遠遊
乎礪老躍然以不敢辱兄為辭而以僥倖萬一

爲望弟偶起一念信兄必肯遂蒲力擔當蓋兄甚不必館亦不愁無館然蝕葉褻限訓應如雲館與不館總非善計此名士之通誤而在兄恐尤甚是以知高明人所必許也脩脯應不甚薄其子才與年俱妙其讀書地爲衙齋之別業竹樹甚深亭軒俱麗而主人風雅豪快絕無官腔保無一件皺兄省者漆髮高堂供柔脆者非一雖千里游無妨也彼立竢好音萬萬首肯會劇兀中道尊立遣人役促書懇致筆無畱行草此相續雖文起兄且竢後鱗將寄其他可知也所委不久課奉諸不悉

與尹慧生

念兄之貧無時置也徒念而無以爲情遂成套語然弟終非負心者或可留以他日耳兄固不能一日離家然尤不可一日無館有館而不坐雖孔子出世亦無半箇學生唯有日日絕糧耳念餘遠來愧不能分子美草堂資贈而念餘亦不甚惠足見其進德則今之草草奉芹料兄必

不反出念餘下也

與周玉繩

別時未春草也今且枯楊吹盛矣引頸拂霄恍
猶牽袂皋蘭清露尚有餘芬所恨過去風光疾
如飛激未來日月淹若蚍蜉屈指後期再親雲
上真晷刻三秋也昔人謂拙宦情少弟于此
語語真味長常想人生何處不可以容七尺乃
有此一業境非苦非甜愈甜愈苦入之不禁額
爛脫之無奈絲牽令人日老于壁上可歎也弟

濯翼梯高之志胸中絕無捱過兩年稍免堂下
侏儒卽尋故丘臺笠青規兄弟望我毋奢矣今
弟考成時也何成可考無非兒戲稍循故事候
謝從時一片微心不在側理也三衢爲橘柚之
鄉遂染得一身酸澀卽以將寄味之螯人無盡
鬱懷統惟心照

與京中同年

思愛不虧在遠更親天路高高日唯吟思入雲
中也弟驢馬三衢舍茹百辱病腰匍匐中夜綆

自如集 卷一
三
縻至于罪罹萬千貽譏遠近風聲所播有負心
知所幸奮跡都門景星繁燦彤楸餘覆莖卉蒙
鮮所謂申椒菌桂之間無菜蔬之不芳也回首
執鞭流飈三載考成已屆寸績安陳雖有高掌
相携恐亦化工難造亦唯有審已循分甘碌碌
後人已耳別久候疎中心沈菀裁雲伴東聊寄
遠懷簡率匱文萬惟慈炤

與張元美

家園碧雲外兄弟綠江頭離索之感爲之嗚咽

時語湯五君忙度兩秋徼天之幸還盡蹠人債
便買邵平地一片接知己之廬置閒書數卷於
竹月梧風之下相與共讀殘耳五君癖羶且非
獲我心者請弟藏此赤而遠爲期因味古人愾
言同心聊寄心于白月而弟遂爲自得寒雲意
誰同明月心之語榜於楹原美則實與素心者
謂弟果以語乎抑昭說也弟此來于宦計益蕭
騷於世情一冰炭而于夢寐却不甚顛倒其邇
蹟頗概諸汝章牘中不堪再述錄一通以寄慰

凡士貴仲先薦舅俱傳慰之若慧生昨乍明而
氣銳慮不樂聞此語始誤浪于五君可再誤乎
寒家事望兄時時察之前柬所云脚出脚進之
人頗多復聞香艸氣之親不少每有所聞必執
弟此柬徵色誠之且爲弟表白之而且指其事
以見論乃見君子之愛人在弟相契者多而一
片熱腸猶易一副鐵面則難非兄不能兼非兄
不能任也肺腑之託千萬留意昔日壽家母之
諸兄弟一一佩之以出乃爲頑奴子失去記不
甚全望兄開示謝而或漏不如稍遲耳溺管神
飛冗次不備衡陽之信萬祈源源

與謝赤凡

還想昔年真一夢也物換人非風颺浪簸少年
雙去茗骨摧殘其匪石不轉久而勿替悠悠若
諸不能老吾兩人者襟期隔世研席猶香翦蝶
尋鈎喁喁晏晏一種情癡白首童心耳以兄丈
之才荷衣猶掛天乎人邪良足悲感因閩道費
公傾蓋相得問弟舊游時之知已弟捫胸長歎

自叙集 卷十
灑涕而談爲兄極口稱絀且深囑其睇眄費公
長者兄試枉見之崇安史亦步弟與同籍而交
契誼高古人足商緩急凡有絲力可効處不妨
垂諭勿見外也白雲無情曠望迷目閩溯一衣
帶水兄好游乎毋如弟之匏繫則弟幸矣際此
周道往來續紛然無可爲鱗羽者偶廣文某丈
亦稔知兄與談甚悉因其使便走尺一以相聞
慚愧祿薄無可爲贈區區芹致資兄捧腹臨書
神往勿靳好音

與何仲先

烟水何闊歸雲何處回念桂鳥飛骸依依握手
時又且秋葉鳴梭明河催渡芙蓉樹之思何日
不以知己耿耿也再過太末他無可慰惟意中
于徐而體中因不甚惡非宦興之忽濃也謂三
年已過兩年易也巴一部官苟免於素服角帶
便着蠟屐荷衣問農問圃長侍老親長對友昆
鷗還海鹿還山爲期不遠是以愉快斯言也一
字彌心永墮黑業且奈何以襲套語爲宵人舌

兄試券之此番王文鑑者不知於我諸故人何
若無皆失無皆得總不足嬰游子懷所可嬰者
未免世法繞指以目前景爲介介出我輩心期
素耳長郎君遂成一時才士次君當不久爲二
難亦無煩弟嬰懷然嬰則否而懷甚懷其退然
如不勝衣啞啞不出諸口良玉溫只爲家之吉
是所與兄共慶者耳

與張皆可

弟之念兄兄之懷弟喜慶甥之衣冠望惠侄之

幫補柯山續游言猶在耳虎丘久別思不去心
振允湯君純李一一牽腸鏡澄朱達生王時時
掛肚至於貼派役之及彼首詭寄之終求濟此
皆自然之情必至之勢何足道哉所極緊要懇
切奉求兄者卽日儗裝同太淳來而其必該來
之妙理則亦盡於太淳柬中一事兩述如好曲
三唱抑又贅矣目爲引望勿使空瞻

與張原美

知己之懷百年一日則叙懷之詞亦千篇一律

矣更不復贅但前書亟有所懇且暮盼望僕夫
回衢當挾得好音矣弟所言聞黜者實未有指
只以老母年高旣耳重不聞戶外家叔寡交卽
聽遠不出里中直諒如兄復廣聽聞凡有傷弟
之生平者風聲吹到自能泥補故端以奉煩雖
然此非以修名耶靜言思之乃有陷於不知自
名自損而欲他人爲我修知已爲我補抑何謬
哉資兄拚口已耳一切錯履唯兄幹旋不遠之
復敢且再誤統希恕原家叔事真堪髮指弟稍

稍爲應敵計恐未萬全設有緩急懇兄仗義顧
小弟之薄面推全鏡之餘情知兄心許久矣大
要家叔素懦非彼之敵然彼其人恐亦無樂乎
爲敵者當今之世讓人一步便高人一籌火星
在身便不得不振稍與火遠切莫吹動恐我吹
去風逆還燒耳湯振先思歸之志頗淡偶問其
故謂臨岐之前數日大相反目抱憤出門兩不
相盼彼無贈淚我亦寬腸幾有感恩知有地不
上望京樓之誓弟每以薄倖戒之弗聽也聊以

助撫掌

與王東里

翠華下賁深愧饋饗執醕之艸艸也父母之尊
兄弟之愛或有貴于無文者則亦可以自慰然
去世法遠矣回遡晤言持情耿耿商風吹鬢遐
亦無聊然脉脉此情雖不能爲臬蘅岸芷快衰
清風猶幸有代爲瞻依者家兄薛廣文在家兄
頗挾才華志每適上因頻遭鍛羽姑假途退鱗
以問業于名手其來就宇下實擇地而蹈望明
而投非蘋水使緣也寒宗三世薛氏先人尚以
薛起家至暮年始復俞姓然唯至于復姓而情
愈加殷蓋先人之遺命也以老年臺憐才素心
物色風塵之外其垂眼相得俾隨鞭鐙者當有
日矣而區區鴻雁之情尚無以自見意者噓之
植之且進而子弟之使得竊大羅天訣牖之彼
岸其年臺無已之盛心乎又何可鳴感也因風
懷注跡遠心勞惟時被好音爲慰

與秦

自妙集 卷十
綸不敢爲佞實于行藁中精神往來久矣見其
文仙風飄蕭清映肌骨遂想見人希旦暮一遇
而不得瞻對于茲地也再讀高韻巧奪天孫焚
香漱泉臨風吟罷齒頰俱涼古今之業兩成絕
調宜招造物之忌也造物忌才當亦憐才將來
定遇一異人一洗數年之厄試志鄙言以爲後
驗昨所云江一水江右人也千萬留意

與陳載甫

張籍詩多病減志氣弟不時爲退鱗之想爲病
也丈則何萌此志事無大小全賴一片心血心
血何來生于一副志氣孤鶴枳棘一枝未安此
其暫隙耳弟問例于識者知東甌有新令便姑
蔑無改官始終得領教益無煩爲離索之感佳
箴惡書勿謂臆有餘技遂以捉刀相疑素懷日
積承欵不遠未盡所云

與張倚公

間闊良久睽懷不寐然含情自知兄必不信蓋
時爲游子密有心期而及返故園反疎晤對則

款款之衷奚以自表于仁兄也因懷兄不已而高堂之晚祉切切嬰神因懷老伯不已而仲氏之孤笑時時涕念凡此者既有兄在而復得原美以一腔熱血相與于天倫間又奚必弟以空談博雅誼之名矣弟再入太末善病如初若非有極契之太淳朝夕爲歡幾無以自必又不獨以涓陽情加惠吾子也乃弟需太淳甚急而太淳視我甚緩必欲棄我以就瑩宇黃丈且以兄之久要爲名夫豈有兄而以此狠心事遇我者

足見太淳之詒我也萬一有之望爲婉言以謝黃丈卽黃丈怨兄兄勿怨弟爲弟而受怨以怨而成德德重而感至矣慵懶爲癖筆札俱仇若無此事相迫而咫尺之通不知脫到何日則又何敢以相思見信於兄丈也冗次草率不盡欲語

與陳載甫

二扇恰興到時書遂韻致不惡似足以釋前罪然未快所願他日欲以赫蹠數幅盡書生平得

意詩以謝知賞貴門人徐光稭翩翩吉士受台
文器愛素矣近爲其祖二千石邀丈不朽之光
光旣不朽事遂非常弟敢不鄭重實稔此公之
宦績鄉評雅不負茲舉特僭齒牙爰襄盛事非
敢以柳下惠之言邀信于台丈也兀候四尊未
得遽叩河下又恐桂權將發先投此啓以引晤
談

復周夢尹

流覽世路簡率無狀無如弟者雲憶道經何等

疎慢主人之禮同籍之情一剗抹倒方至今無
可施顏面而翰教顧及言之豈媿弟心耶弟再
過太末病固猶初性益滋懶取咎之門不一苟
全之計無容將來且不知作何狀所喜宦情原
淡故鄉山水夢寐爲勞頗有心期今且未敢深
談也年丈才華器識不兩歲而英聲噪耳貼水
漂鷗摩天勁翼可同日道哉賢公子年姪度衢
而東遇之疎節無禮亦復如是而遠來之贈反
不敢虛荷有雙南金媿無青玉案徐有以圖効

草次言謝諸惟炤原

與陳韋翁

綸征軸乍北卽寸腸九迴矣不待今日也榆莢
旣更未嘗數行通候然每于家報中得寢與康
勝大慰遠懷音問雖疎精神密邇也長公親家
得名山爲館地襟懷愈奇才海愈溢每一念之
心飛神往然其聲名太噪燕中縉紳欲一識韓
而不可得祿位名壽四字能兼之者古來惟舜
且當今之世露不如藏願長公善愛之也綸六

月受官侍對之期尚有百日思慕孔切舉眼無
佳况雖長安鸞花帶人而兩腋翺飛目盼南鴻
耳

與管席之

編愁以爲膺未足述相思也雲中之音乃得之
卯金刀奇緣哉弟此番來病稍可而懶較甚委
懷丘壑日想退鱗因未必前生有根菱者然世
上淡泊人儘有何至如弟可笑可怪可暗暗驚
喜而不可語于人且未可盡語于兄者遂亦未

可自測三輪二諦徒滿人間席之一向好笑乎
不向僧中老此身又于何處放着也兄詩大妙
卽此詩卜他日有放着席之處而今猶未能一
鞭先到未知是爾是我耳兄謂秋涼過此何故
而罷早是今日纔見此柬若是早見不害弟預
報青山今將安解乎然此期終不可負春來未
晚亟須留意除夕祈夢此第一件吉事矣外附
數年前一未了之事心日感而無賴又未可以
盡言

與劉元聲

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便此弟之邇况也仁兄
邇况每得之太淳竊以爲慰旣慰遂亦忘言非
弟不能言非兄不能會間或有未會如子虛叔
蘊諸兄幸與共會之若振之先生日與山水間
相對矣別有一奉央在尋常寄語之外望二兄
與子虛俱留意弟春初一京歸而抱病夏初一
病好而卽行目未及瞬間不容髮與素娥言願
未訓中懷莫喻摧膺悔恨糾結爲纒因荒忽形

自妙集 卷十
夢達于星闌無刻不晤晤輒顛倒或祥或不祥
多不可解者得無復有風逐蓬飛之故乎他人
驢驢馬而我薜蘿心息徒之志無日能忘弟元
非此道中枯壁上者况知己情深青山已諾尚
肯百里局結復負雲霞哉此時錦瑟樓人情芳
在否兄輩且作遠鴻翔去當責弟以今日留心
之報勿令其羅帳咽寒風也凡此語意頗屬愚
癡幸爲弟亟一走訪深致懇別不安之意月臘
弟以給由入省特走一役報渠無恙薇藿之將
統在是日惟詳道外會銀六兩便附元聲切骨
感恩時爲泣下勿因數年無賴疑弟爲負心人
也素娥之囑幸毋緩視搔首悵悵延盼薇音

與陳古白

得兄書乃在春之半而前此數日弟亦曾致遠
懷情言絮絮兄見之乎犬子得師皆荷明賜前
書所囑此其第一義也弟自出榜後殊自慚愧
才華如古白尚困鱗池中我胸中若得古白半
分錦繡則今日一第亦傲以爲當然矣弟不久

卽歸以便道訪兄于京口計焚修之處必在金
焦兩山敝友劉季昭久仰高名今亦在隨從列
乎外有奉懷詩數首來人甚迫不暇請教後有
便鱗當並拙稿致上兼求一叙定名陳俞兩生
南園二集矣弟試作甚不慊意不可以示兄庶
幾平日頗自苦心見知于造物若論試卷則萬
萬無是理乃知此道遇與不遇又有在八股外
者兄亦勿過認真只落得瀟灑瀟灑快活過日
命中若有必無人奪去若時命未逢亦必不爲
躁心而先與之天生古白定有一發付處但寡
交與省繁務才愈高而自斂名愈奇而自愛則
似與天心相宜耳特望于此處稍進一解他無
可芹獻也冗次聊附短箋以代候兼廣兄意如
左所云至如思念之情不待言述

又

三月杪作數行奉候且南鴻數返而嗣音罕有
蓋知兄讀書北固枕江高吟瀉筆萬里才彩與
山霞爭錦而地以兄靈兄亦以地王斷去塵囂

神輕夢清寤寐可以往來不待尺素也然兄亦知江山之勝乎朝奇暮幻爲千古絕大文字然非雲卽霞非烟卽雨三尺童子未嘗不經見文之所以壽也彼與兄鬪才定鬪不過而才多爲患似反輸一籌兄能以四出之才華爲三尺童子所嘗經見者乎况以四出之光歸并于一隙則此隙中之徧現更不可方物願兄留意才名爲造物之所忌如繆當時張異度尚未得兄錦繡中一線而當時今始一第異度且欲爲昔年

名士而不得蓋人情惡薄今且彌甚而天之度重似亦寬于昔而狹于今可畏也且才華爲山岳異寶收在性靈自有大用非以堅不示人遂謂虛廢也弟六月受官七月領憑木葉未下可與兄把臂于金山妙高臺兄館之閣左有劉季昭名懋文者向慕已腸熱今定入金蘭薄矣此兄意超而心虛幸朝夕共事弟有拙稿幾二百篇在太淳處託渠付梓乞兄叙額以爲重又欲得姚孟長一篇及瀆兄轉索千萬畱神

又

夏初扁舟相送時千里命駕之期已訂矣昨所
 請把酒寒江品題青山七里灘頭揖清千古特
 期無負前盟非擇期自便也弟十三薄暮抵京
 口十四進謁晚遊焦山十五謝別而歸固是兼
 程猶恐未速特走匹馬再訂一到解維兄母猶
 豫也兄故多四方之志必不為弟負此夙期且
 此游甚適總惟兄意可一年而歸可半年而歸
可一月歸可
 一到即歸野鶴江鴻不足費躊躇也奉晤在十

七之辰啓行在是日之晚因家母在前途沿待
 不能遲頃刻萬望火速俶裝為禱

與陳夢維

諧聚兩日病懶未一為杯酒事殊負兩宵然此
 期不遠亟于署之外內間埽一偏宇養竹數竿
 精其供具勝曰淺遁窩以邀覆髮人為卜夜飲
 勢不能不來其主公此時主公勿不來止遣覆
 髮者來也昨所述周道尊語愛兄哉別後詳思
 之亦可以已薦而謁已非相知且當必有迫之

而然者其不相知甚矣有情變有道變謝薦非道也又不及情不如其已弟方欲儲三十金置十三經廿一史爲家園長夏之事正苦其難因思我兄再益十金便有其料忽生鄙心乃以奉歸至若敝役今正在龍游弟何難飛一騎追去而其罪矯制非愛兄獨出道尊下也嗚此晤盡

與張赤涵

吾與兄苦欲盡其將來乎其有不同皆其也時感愈苦更其也未到其時望着其境尤其也其

舉數斛酒遙相慶哉扇俱不佳字怎得佳非慢扇而不佳佳字撐腹對此惡扇遂橫撐堅閉而不肯出其奈之何兄以送人姑言此書未必君宜真筆他日索真者再送可耳姚孝廉受知於兄兄弟子之更子弟之弟之幸也夫人被德于師之感深被德于不師而師之感尤深因此師更得彼師受彼師之德而爲此師之感尤深之深兄其使姚君深感弟哉而弟之感兄又可知也千里衷腸數行閒話而已

與王太玉

年兄乃右席師門耶弟之爲人無所不款款無所不落落落者款款之真不知者以爲無人禮其知者以爲有素心深知者直謂具千古情也是在探腸而照惟年兄哉弟再爲此游較前如食蓼蟲身在苦中不知人間有何許事屈指不遠稍還堂下侏儒之債便以六年三徑之資營漢陽樂事老其生年兄飛黃日乃弟守黑時矣此語足券非世俗言也姚君故是錢師門下

弟以同在師門而亦以友道遇之不敢自爲弟子也獨在年兄不然年兄旣儼然以師道視師之子爲猶子自當儼然以師道視師之弟子爲猶子且姚君慕年兄甚久而甚篤每進之左右有秘必授無肝不吐至于經學年兄爲海內宗工出一緒餘必使人以一滴水得百尺泉幸毋于姚君惜金針一度也相晤尚有年餘言之脉

脉

與文起孟長

兀念二兄無刻去懷今則稍解解以離索不遠
鱸魚故土蘋果長安又瞬息也弟生來守一退
字性調亦與淡宜天資實已近道乃復鄰我獐
穴示我獐形顧影而駭前途之志更如水矣相
知切莫以遠大望我弟固不能無望則孟長意
狠而氣猛獨文起兄優游性成慧根爲誤意奮
則唾壺擊缺念過則書枕清眠勞逸之情不遠
失得之門亦近既可甘得誰居苦者苦志苦功
苦行苦修何欺我哉向平之債粗酬幸毋復以

酬債之債爲念暫且無賴勿求于心以俟一舉
彈指臨期萬萬抖擻至鼓舞之藉不必他求只
涓陽相礪足耳明冬北游文起斷勿違約得豫
期徐仲容更善惟孟長恐不能無後先而公鳴
則要久矣賦賀二詩與孟長之旨恐未合取其
文詞可也文詞至古白詩而頂尖矣孟長誇仲
容作甚善當是如何周季侯屬弟致意不久課
成徑達孟長陳玄史復前事力爲剖明且已力
託署鄞者不知竟作何狀徐冲玄累弟小累孟

自效集 卷十
長大弟不求恩而弟之恩孟長則一生以之矣
適劇冗不復多語凡相知幸各道意

與君亮

兄于晤吾齋言弟得力全在會考時席之奮然
引腕立次會友姓字將舉事焉後竟何如恍忽
年餘風光颺激弟雖聞問嬾通漠然如無肺腸
者此中款款實自謂無讓古人探膽伊誰作此
瘖語兄謂何哉長廊百步臨風睠言玉昆金友
之懷鄙衷自會何幸念餘遠來攜有尺素兼示

妙篇與古白一字一吟斗酒爲罄不謂遠竄若
鄉而樂事實賞心不異晤對秋春之舉良不足爲
兄慮更不足爲兄喜立地得手英雄已困然吾
黨之氣實一稍舒所私慶耳仲容朝夕酒情自
濃亦文情同調知心互礪何俟弟言以劇冗不
及啓仲容亦素所相眎而笑今遂布紙無言乃
欲言者明冬北游吾兩人與仲容文起連騎而
進切勿後先昨柬文起亦曾以是期之恐仲容
心活而戲久要祈我兄更訂確耳諸不備

與太淳

兄爲倚公奪去雖幸與古白朝夕而古白復以
不耐蒸逼思脫藩籠兩日正懼此苦一爲畱古
白而焦心一爲恨倚公而致病至于五斗困人
一腔煩紊兄所素知不必道也幸此蓼味嘗已
不久渭川花竹之情歡酬有日但恐來歲之甘
方到弟而今日之苦又到兄如參與商竟成離
索奈何哉邇來詩興如何欠一拙序而弟固以
多冗未成兄亦遂委棄不索豈忘之乎弟則時
刻在心也湯振先因古白而思兄益甚弟日寬
解之而解之愈至思之愈深忽忽長吁淫淫淚
下爲此態者自振先而下不止一人然詳而述
之似近于戲直可意領耳眷念情濃懷詩未就
仍以舊作錄扇頭一二以將遠心諸不暇備倚
公叱名

與某年丈

馬頭糞塵彈指又到一到而丈爲青紫司命弟
侶漢陽鶯花矣清風吹來汪波流注玉筍亭亭

門牆有色既已得人可以謝矣長林自貴何必
三公爲年丈師者不既傲然無憾乎弟輒無狀
每以夙期遠託不肯多讓名賢而片心雖素腰
骨未堅病多而性澹必不向此中生活息旅之
盟已矢日指水矣故人劉生名曰傳年丈親赤
子曾大有德于先人久銜報而未遂遠來求見
了無他心知丈之同蘭味者唯弟而以其子青
衿名光斗者請爲桃李之上枝抑何其請之切
而求之雅也必俟其求而始爲道地弟已負心
則弟之仰禱何似而丈忍不注念乎三分文七
分看十分貨百分情情不可強必發于其人之
緣與文之相知然有仁術焉每接其人每觀其
文而恍然弟在自不求情而情至矣千里難通
唯此一懇萬勿以尋常薦牘爲視素緘寄意不
禁睠睠

聚臺叔

骨肉天涯痛心何問所更痛者吾叔以逾艾之
年跋斷雲之地而行李一肩復遭肱篋竟不知

其何以前也每于往來之客訊峨嶠風土頗不甚瘠稍用以慰而欲通鱗羽則宵隔一天惟有脉脉含思書空灑涕而已綸向來夙疾至今不減因賦性原非此道中人所謂爰居爰處窮麋入阱時時飲恨事事違心宿昔之疾是以愈痼今幸爲期不遠捱過年許百里之局好友脫去將尋渭川樂事留此殘命喫酸梨矣吾叔亦有舊恙今已拔根去乎泉明三徑之資又不知何若勇退固不必久客亦非計屈指三年看山緣

了則艸堂烟樹可以相期父子叔姪天倫團聚何負于我而我負之可惜也可歎也大弟雖不能時爲探問而近來學識精進幾籌且其人朴有至性却是有骨氣者此便家門之吉若天人叅半之數誠不可不勉然必有時未易強也太嬪諸嬪知並清安綸高堂以下亦俱寧穩但慶郎兩年連舉二女諺謂盜不至五女門今幾有其半矣便附嘉定州尊一啓欲備一微禮候之而大弟固執云已悉備遂不復疣止以二詩扇

自好集 卷十
奏入乃若七千里之遙止采江蘅四種為壽真
可噴飯

家書

自聞進學之報喜憂各半汝母子歸後忽忽心
動若有物焉據吾懷者每以此言于湯五君而
卷上墨痕之險果令人食不下嚥者五日後得
二母舅手書而稍慰然千金擔全在覆試卷俟
之眼穿何人役兩到而不寄也此事必送過進
學纔穩穩是箇秀才日夕懸念何日而釋鵲噪

鴉鳴風吹艸動皆心兵也萬一無恙絲毫皆一
孳舅之力銜恩懷報頃刻難忘然可懷而不可
吐汝試吐之亦見我非負心者早上送學次早
謝院折而謝府謝縣薄晚便可解維至學中事
體合該如何不妨囑二母舅一力擔任于師長
之前至差人迎二母舅時妥之耳我為半年離
縣庫中緊要待解錢糧俱為署印者借用過半
人牽牛去我拔牛膝以催科極拙之人為挖肉
補瘡之計日不暇給重不能支故明知家中缺

自如集 卷十
之親孃久疎其旨而槩且違心非真置之度外也汝可委曲宛轉乘親孃歡喜時節高聲笑容而詳達之大母舅倘能斲拋家塾一同來此妙不勝言同足二舍尚是穉齡他年成學其關繫未必全在今日切勿老癡不妨以吾言醒之也其所囑吳親家與派役銀二事亦專俟其自來當一一妥貼站船人夫各役俱先期撥在江頭候久星火馳盼勿遲勿遲

又

母舅書來道汝文理頗進心志已潛已非昔日阿蒙我心大慰但讀書與人品兩事也而實相符寄趣卑下者其文意自多庸陋之想託志高遠者其筆端定多超曠之致我見汝平日心性欠溫精氣欠銳意向欠遠甚以爲憂非憂文藝之不就憂心襟品地之非吾子也當今之世稍識字者便多少年習氣其貴介而不識丁者便多公子性氣凡此皆極庸極醜極陋之態彼自沾沾得意而人視之有蒙口而笑掩鼻而走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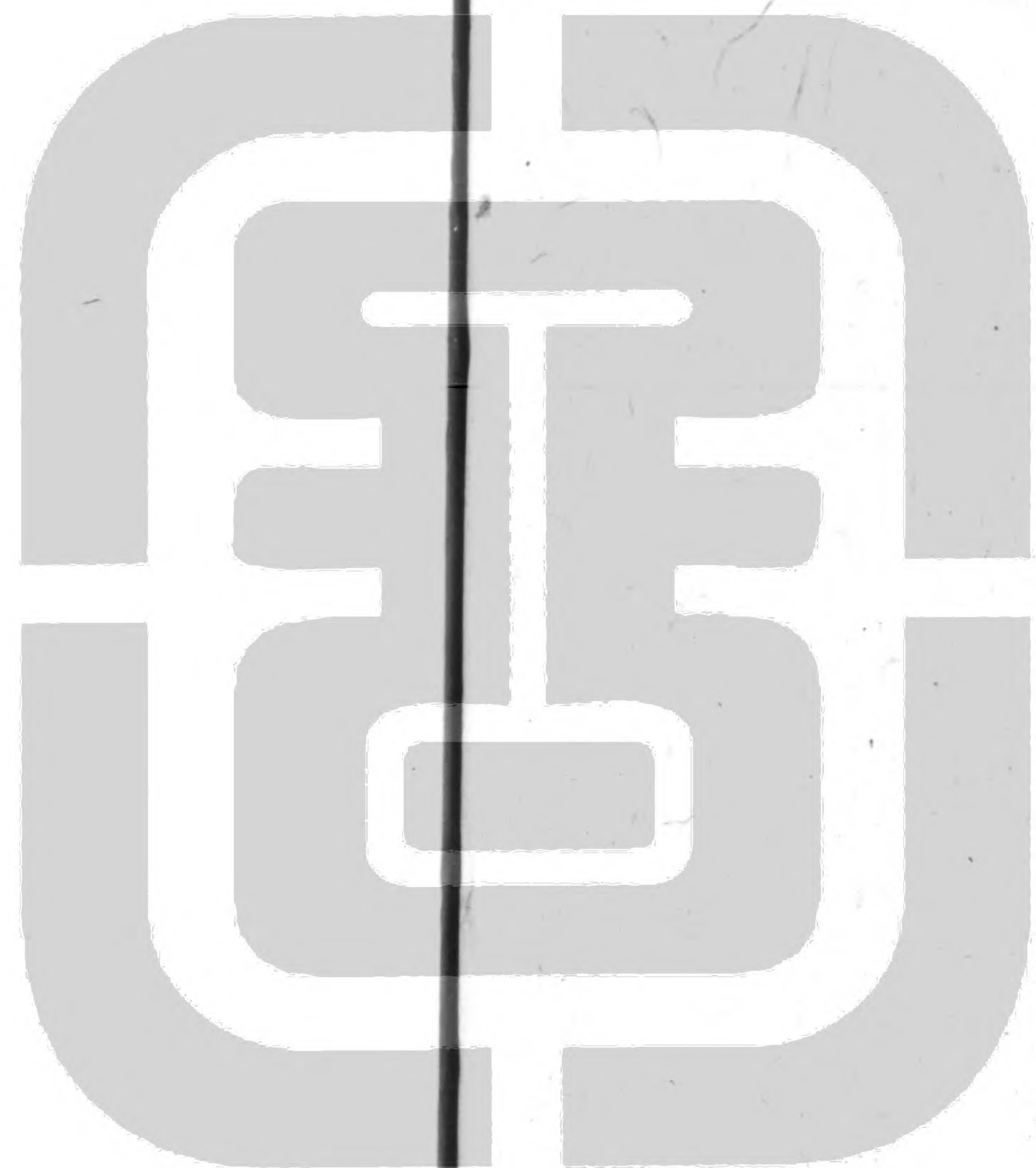
汝書來恐我得意之後荒嬉孟浪不自珍惜此俗士多有之我鄙而不爲也今科有琢州馮振鷺名銓者十五歲發科十九歲登第其父亦甲科也而彼恂恂若編戶之子且不自知爲少年進士卽周玉繩弱冠而取會狀亦無異秀才時此二兄真吾師也我年紀老大鬚蒼偉然纔得一第到手而遽以爲得意縱情于花酒之場可謂有人心者乎我歸以八月爲期一歸便驗汝學問之進步與器品之所就何如萬萬砥礪勿

辜吾望也宋師近况何如將再圖一戰乎將一意課于乎汝可每節中一往見之且致我遠懷之情我後次人便當致柬也渭陽師所柬囑者常一一留意因羽急不及另啓統俟後便詳及家中人不許在外生事須要加倍小心和順鄉里我到家自知好友斷不姑容一一曉諭之勿誤外告示一紙貼在大門內舊有告示俱換去

白妙集

卷一

五



聖